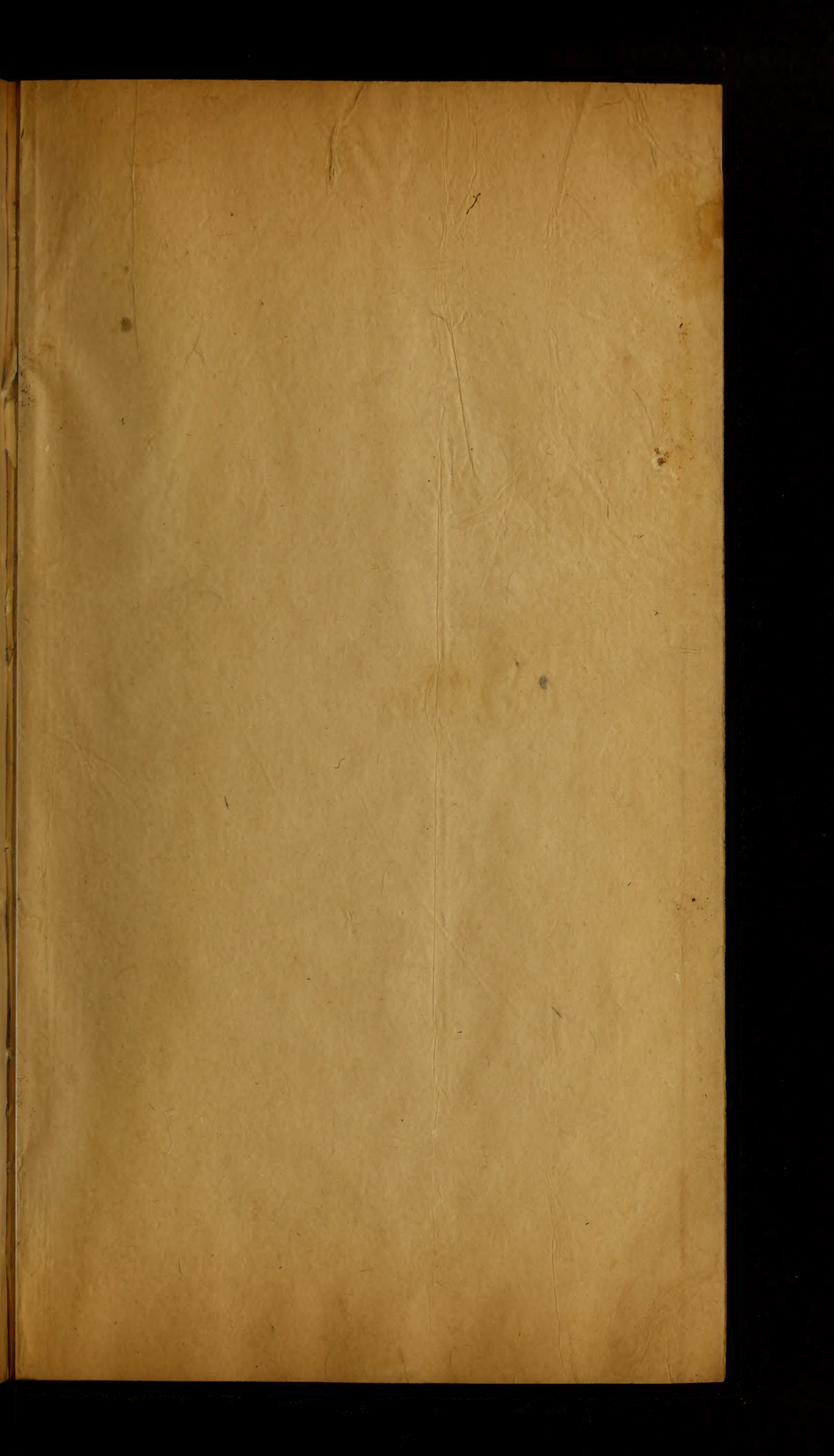


漢武尚文學。其中邃于經術者。首推董仲舒。乃以為江都王傅。而所擢用者。前如趙綰王臧輩之庸碌。後如莊助吾邱輩之浮誇。所謂葉公之龍而已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五

漢

世宗孝武皇帝

辛丑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略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廢興在于已
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
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
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
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
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王
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
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
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
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
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今陛
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
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
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
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故受天之祿而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上

覽其對而異焉再策之仲舒復對略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至于此也古者任官稱職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

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眞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對略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偏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也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
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
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
道之失也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
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夏
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
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
受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
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
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
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逺之逺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
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
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
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與天同意者也身
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
利于下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
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之其
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
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
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
鄙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

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
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
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從矣。對既畢。上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
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
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
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王非易王相。王帝兄。素驕好
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
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
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菑川薛人。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于王端。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于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自帝即位。始崇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封魏其侯。魏其故城。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為丞相。田蚡長陵人。王太后同母弟。封武安侯。武安注見前。為太尉。趙綰代人。為御史大

夫王臧蘭陵人為郎中令迎申公魯人為大中大夫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也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注見前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以詩教弟子受業者千餘人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用蒲裹其輪取其安也束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加以璧尊德也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壬寅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淮南王安好書善為文辭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

之術。至是入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昏暮然後罷。安雅善田蚡。其入朝。蚡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寶賂。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石。衞石氏之別。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曰東宮。應劭曰。禮。婦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躬省萬幾。太后又非五經。故綰欲毋奏事太后。太后大怒。求得綰臧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者。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河內溫人。少侍高祖。其姊爲美人。因徙長安中戚里。及四子官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

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乎郡國及是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高祖功臣柏至侯許盎孫嗣侯爲太常爲丞相

以衛青爲大中大夫。

初上之爲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卽位。妃爲皇后。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寖衰。上嘗過平陽公主。帝姊。王太后出。降平陽侯曹壽。悅謳者衛子夫。其出微。母曰衛媼。平陽侯家僮。主因奉子夫送入宮。日尊寵。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焉。子夫同母弟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私與衛媼通。生青。冒姓衛氏。爲侯家騎奴。大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囚青。欲殺之。青友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得不死。上召爲建章宮名。在上林苑中。監侍中。已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癸卯 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時議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前注見大饑人相食顏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饑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閩越發兵圍東甌初吳王濞太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以莊論爲氏助吳人以賢良對策擢中大夫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

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以法距之爲無虎符驗也）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三輔黃圖苑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吾邱壽王（吾音虞晉有虞邱氏壽王字子贛趙人）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東方朔（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因氏焉朔字曼倩厭次人）枚皋（枚氏出周官銜枚氏皋淮陰枚乘孽子）終軍（終氏顓頊裔陸終之後以

名爲氏。軍字子雲。亦曰終童。濟南人。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外中謂莊助等外謂卿大夫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爲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晝休更衣。夜則止宿。然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嘗從南山下。馳騖禾稼地。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止其翁。不聽。嫗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乃散去。柏谷在陝州靈寶縣西南。于是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謂陸產富饒。有同于海。之

區。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虛。（讀作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東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劉敞曰。不足之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覆之變。）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大中大夫給事中。（加官。以給事禁中名）然遂起上林苑。

甲辰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巳　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　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爲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官屬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燕人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郢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舉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豫章漢郡治南昌今南昌府南昌縣是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俱為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略曰越方外之國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能伏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爲家。生民皆爲臣妾。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蠻夷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鏦殺郢。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音搖。邑號。君丑爲越繇王。餘善既殺郢。威行于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以餘善不足復興師。立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

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黯字長孺。濮陽人。胡三省曰。黯之先世。為衛大夫。蓋食采于汲。遂以為氏。為主爵都尉。

初。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內漢郡。治懷。注見前。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漢郡。注見前。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為東海漢郡。治郯。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是。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漢制。郡守屬有丞有諸曹掾史。任之。責大指不苛小。臥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休假曰告賜告天子優賜其告也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爲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謂志操深遠堅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孟賁夏育皆衛力士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以嚴見憚大將軍丞相燕見上或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丁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對策之言也

士卒樂李廣之寬而苦程不識之嚴蓋以李之將略本優于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若論行軍之常經則紀律森嚴自當以程爲正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父封于程。其後以邑爲氏。爲將軍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曰刁斗。鐎音譙。溫器有柄。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斥度。候望也。所以偵伺盜賊。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三年。冬十月。始親祠竈。五祀夏所祭。其神祝融。遣方士求神仙。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舍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善爲巧發奇中

王恢不主和親之議請擊匈奴論者或以妄動啟釁罪之非也觀其所言原不敢發兵深入不過欲誘致

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老人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及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刻。果然。于是上大駭。以少君爲數百歲人。言上曰。祠竈則致物。物。謂鬼也。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邪人。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少君爲上言。安期生嘗食臣棗。大如瓜。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才計反。藥之分劑。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時又有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上爲立祠長安東南郊。太一。天帝之別名。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五帝。太微垣五帝座也。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單于僥倖成功先已氣餒
而計左矣卒之畏懦不前
損威辱國果斷如武帝惜
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聞
而自殺猶漏網耳

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鴈門馬邑豪聶翁壹。聶姓見前翁者老人之稱壹名。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恢曰。陛下之威。海內爲一。而匈奴侵盜不已。無它。以不恐之故。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常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聖人以天下爲度。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皇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死傷。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常坐而役敵國。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言擊之者。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審遮險阻。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

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使聶翁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取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漢縣故城在山西朔平府左雲縣）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漢近塞郡皆置尉每百里尉史二人）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單于曰吾得尉史天也以為天王）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始王恢主別從代擊虜輜重及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田蚡蚡言）于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恢遂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巳酉 三年春，河徙頓邱。漢縣，本春秋衛邑，注見前。夏，決濮陽。漢東郡治，注見前。黃河自周定王五年後，至是再徙。

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禹貢錐指：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以頓邱屬東郡，勃海乃在頓邱東北，恐誤，因刪去入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流入勃海。禹貢錐指：頓邱決口及入海處，溝洫志不載，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陽武，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畔觀，今山東觀城縣；東陽武，今山東朝城縣，俱屬曹州府。千乘、漯川，注俱見前。夏，復決濮陽瓠子，在開州南，亦曰瓠子口。禹貢錐指：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長壽津注見前。注鉅野，在曹州府鉅野縣北，即古大野澤，注見前。通淮泗。此黃河入淮之始。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

時字莊。陳人。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多收。因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爲然。于是久不塞。禹貢錐指。河既決瓠子。東南通淮泗。于是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

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春三月。田蚡卒。

初孝景時。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埶。賓客益衰。獨故燕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父張孟。爲潁陰侯嬰舍人。遂冒姓灌氏。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夫爲人剛直使酒。諸有埶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故與田蚡有隙。蚡奏夫家在潁川橫甚。夫宗族賓客爲姦利。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淸。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請

治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受淮南王金。與語言。事具前。賓客居間。遂解。未幾。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彊夫與俱往。夫因行酒罵坐。夫行酒至蚡。蚡不肯滿觴。夫無所發怒。適臨汝侯灌賢與程不識耳語。夫乃罵曰。生平鄙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曹呫囁耳語邪。蚡大怒。令騎縛夫繫居室。署名屬少府。遂其前事。遂竟也。竟前所奏夫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夫既繫。不得言蚡陰事。嬰乃上書論救。得見上。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以爲然。令東朝。太后朝。廷辯之。嬰與蚡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以爲是。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公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

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吾在也而人皆藉猶蹈也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景帝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是事急使昆弟子上書言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遂于十二月晦論殺之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胡三省曰此用蚡之意也春。田蚡亦卒。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嬰蚡事。上本不直蚡特以太后故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以薛澤高祖功臣薛歐之孫續封平棘侯為丞相。

地震。

國卒。

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眞是也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皆古文先秦猶言秦先舊書。王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禮古經出魯淹中王收集餘燼獻之河間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王好之其他若尚書禮禮記孟子左氏春秋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謂六經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胡三省曰對三雍之制度非對于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屬太常存肄王所

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正月王歸國薨中尉以聞大行令奏謚曰獻

通南夷置犍爲郡（初治鼈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是後徙治僰道今四川敘州府宜賓縣是）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漢縣今曰鄱陽屬江西饒州府）令唐蒙風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枸一作蒟音矩草類緣木而生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一作牂柯即古鬱水其上流爲今貴州之盤江逕廣西南寧府爲左江至潯州府合右江即黔江亦導源貴州入廣東境爲西江下番禺入海）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今貴州以西南籠諸府地古爲夜郎國漢置縣唐始移縣于珍州今遵義縣桐梓縣是）夜郎臨牂牁江（牂牁繫船杙也楚莊蹻伐夜郎椓船于岸

而步戰。既滅夜郎。以江有椓船柯處。乃改名曰牂牁。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古筰都國其東北有大關山郎卭崍坂也。入。遂見夜郎侯多同。侯以竹爲姓多同其名也。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爲置吏。多同貪漢繒帛。以爲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卭今四川寧遠府古卭都國筰注見上。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

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冉駹西夷二族今四川茂州是近蜀易通爲置郡縣愈于南夷上乃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言廣也西至沬即青衣水出雅州府天全州徼外下流至嘉定府入江若水即瀘水注見前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零一作靈漢書地理志靈關道屬越巂郡越巂今寧遠府橋孫水水經注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入若水臺登今寧遠府冕寧縣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竇太主即館陶長公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稱爲主人翁而不名常從遊戲

朔以詼諧侍漢武卽其自稱亦不過從容談笑避世金馬門耳乃能讜言直諫侃侃不阿非莊助輩所及豈得以滑稽少之

馳逐觀雞鞠（謂鬬雞蹋鞠之戲）角狗馬上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謂以戟麾地）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道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一曰短狐亦曰射工南方淫氣所生）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簒上曰善詔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詔大中大夫張湯（杜陵人）中大夫趙禹（斄人）定律令

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于因循守職。無所敢作之吏。于是始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螟。

以公孫弘爲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續音嗣。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養飲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菑川公孫弘對策。略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太常奏第居下。上特擢爲第一。

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馬于魯班門。故更名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謂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

春。穿渭渠。亦曰漕渠。在西安府城南。水經注。漢漕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匈奴寇上谷。注見前。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却之。

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公孫賀公孫敖皆義渠人。李廣四將

軍擊之李廣軍敗爲匈奴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臥廣佯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故每出輒有功

癸丑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

霸陵尉呵止李廣所爲盡官守之職者其論甚正不可謂醉言廣乃請而殺之器小骫法莫此爲甚武帝英明似不應聽其出此射石之事騰于虎以資名談何耳余以爲不宜入正史

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子據生。即戾太子。立夫人衛氏爲皇后。

帝未有子。是年衛夫人始生子據。遂立爲后。帝得皇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后立。皋爲奏賦以戒終。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漢郡。治平剛。故城在今熱河八溝界。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初。廣屏居藍田南山。嘗夜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弗罪也。廣猿臂善射。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薉即濊貊。今奉天府鳳凰城東及朝鮮國之江原道。皆其地也。君降。置蒼海郡。

薉君南閭薉君名等率口二十八萬詣遼東漢郡治襄平。故城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內屬。詔以其地置蒼海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數年乃罷。

以主父偃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支庶因以爲氏。嚴安、徐樂爲郎中。

主父偃臨淄人。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略曰。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北伐匈奴。辟地千里。天下飛芻輓粟。起于負海。轉輸北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天下始叛。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今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時偃同郡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畧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臣願爲制度以防其淫。又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之境。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衆建諸侯之意同然叔世風漓鬩爭兼併與脅益滋耳

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亦上書。略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楚七國之兵是也。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間者關東數不登。重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埶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矣。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三人惟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甲寅　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彊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寔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匈奴入上谷漁陽漢郡。治漁陽。今順天府密雲縣是。遣衛青李息。郁郅人。出雲中以西。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西華縣東北。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可省轉戍。廣中國。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榆林志。黄河自寧夏西。折而北。經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其中謂之河套。迴環數千里。費數十百鉅萬。

武帝之徙解及公孫弘之非解可謂能燭姦者若司馬遷於游俠一傳津津樂道則以刑餘憤激助淫辭而裂名教矣

三月乙亥晦日食

徙郡國豪傑于茂陵帝陵邑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北

主父偃言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置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在徙中衛青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生平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

郭解。

齊王次昌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

主父偃嘗欲納女于齊王王不許偃因上言臨淄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與紀翁主通）請治之于是拜偃爲齊相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偃始爲布衣時遊齊及燕趙既貴首發燕王定國陰事定國自殺國除已又敗齊趙王彭祖恐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得封者）上聞大怒囚偃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以孔臧（孔子後高祖功臣蓼侯叢子嗣爲侯）爲太常。

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

張騫由隴西而大宛而康居而月氏皆行數十日發譯傳致乃達其道均自東

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孔子十二世孫。以治尚書爲侍中。綱紀古訓。使永垂後嗣。帝從之。其禮賜如三公。

乙卯　三年。以張騫漢中人。爲大中大夫。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漢縣。唐建中後廢。今復置。屬甘肅安西府。祁連。即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山在今甘州府張掖縣西南。縣亘甘涼之境。一名南山。亦名雪山。西連肅州安西。又西際于葱嶺。蓋數千里。考祁連有南北之分。此爲南祁連。即漢書西域傳所謂南山也。其北祁連。在今哈密城北。自葱嶺分支。蜿蜒而東。最高者曰博克達山。其餘隨地易名。延袤亦數千里。即西域傳所謂北山也。杜佑通典。自張掖以西。至于庭州。山皆周徧。蓋統南北兩祁連而言之。間。爲彊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逃遁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間西去數十日至

而西確然無疑者乃史稱大宛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僅萬二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行愈遠其道轉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證也

大宛。西域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大宛爲發譯道。抵康居。亦西域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傳致大月氏。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太子爲王臣大夏亦西域國。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本無大君長。兵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之。而君之。居嬀水北。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復爲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帝拜爲大中大夫。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夏六月皇太后崩。合葬陽陵。

秋以張湯爲廷尉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等以兒寬兒本郳。以國爲氏。後去邑。寬。千乘人。其爲奏讞掾。以古

法義決疑獄。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廷尉有左右監獄史）。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上繇是悅之。湯于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于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丁巳 五年。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鄉名。在直隸天津府鹽山縣南。）侯。丞相封侯自此始。（漢常以列侯爲丞相。此則旣相而後封。）時上方興功業。

丞相于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丞相身食一肉。飯脫粟奉祿以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汲黯每面觸之。黯嘗與約議。至上前。恐背黯約。以順上旨。黯廷詰其多詐不忠。乃陽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因欲誅之以事。請徙黯為右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右內史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黯居數歲。官事不廢。丞相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以禁暴討邪。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為禁。且所謂禁者。以盜賊之攻奪。而大姦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大不便。于是丞相絀服。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走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通典高闕在陰山西陰山在今吳喇忒西北。將軍蘇建杜陵人封平陵侯爲衛尉。李沮雲中人爲左內史。公孫賀爲太僕。李蔡廣從弟爲代相。俱出朔方。李息爲大行。張次公河東人封岸頭侯。俱出右北平。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小王猶裨將也。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十百萬。于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爲列侯。伉爲宜春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干侯。青固謝。讓功諸將。上乃封諸將校尉侯者七人。公孫敖爲合騎侯韓說爲龍額侯公孫賀爲南窌侯李蔡爲樂安侯李朔爲涉軹侯趙不虞爲隨成侯公孫戎奴爲從平侯。青尊寵于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

獨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

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于是丞相平津侯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輙課。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漢舊儀。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爲之。故名。卽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輙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

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卒史也。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率六將軍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故匈奴小王。降漢封翕侯。敗降匈奴。

衛青率六將軍。再出二月。四月。定襄漢郡。治成樂。故城在今歸化城南。前後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于境外。于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

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平陽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少兒以皇后貴。更爲陳掌妻。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票姚讀作飄搖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謂奔趨便利斬捕首虜過當。謂所將人數少。而斬首及捕獲數多。過于所當。于是封爲冠軍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冠軍城。去病所封以功冠諸軍。故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漢縣。今爲驛。在南陽縣北。侯。是歲失兩軍亡翕侯。以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六月。置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軍功。

詔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

繇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顏師古曰馳物之重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而無有差次不得流行也其議爲令是時歲擊匈奴大司農經用既竭故爲此詔有司奏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胡三省曰賣爵一級爲錢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萬錢一金合成三十餘萬也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己未

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畤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畤畤

加一牛以燎。時以為獲白麟。乃作白麟之歌。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將有解左衽襲衣裳而蒙化者焉。對奏。由是始議改元。有司奏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雷氏出古方雷氏後獲罪于太子遷。被善用劍太子召與戲誤中太子故得罪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被遂亡之長安。上書白明事。下廷尉治。蹤跡連安。上遣中尉即訊安太子遷欲使人刺殺中尉。不果。遷恐漢使即逮安。乃使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安旁漢使有

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中尉至安視其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安耻之爲反謀益甚衡山王賜與安故不相能賜聞安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使陳喜等作輣車鍜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當入朝過淮南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遂謝病不朝安數召中郎伍被楚人與謀反事被始以爲不可安固問之被曰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詔徙郡國豪傑于朔方又僞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倖得什一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青因即刺殺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等如發蒙振落耳韋昭曰言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取之至易也會太子遷謀殺漢使事覺安有孽子不害最長弗愛不害之子建材高有氣數怨望太子乃陰使人告遷謀殺漢中尉事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安謀反事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皆伏誅有司捕諸與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先是衡山王以王后徐來言欲廢太子爽而立其弟孝乃囚太子佩孝以王印令交結賓客與陳喜枚赫等爲反計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枚赫等公卿請逮賜治之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上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受安賂遺上薄其罪張湯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乃與諸侯交私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夏四月立子據爲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食

張騫持賂鑿空。所至之地多中閡不通。譯語未必盡曉。傳聞更多譌舛。且以于闐鹽澤為河源所出。不知鹽澤乃今塔里母河。與河源無涉。他可知矣。今厄魯特回部並隸版圖。凡山川道里。實按其地。詳詢其人。然音義參差。猶必幾經審訂。始令成書。考證之難。豈可以耳食為據哉。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古荒服地。楚莊蹻始開遂留王之。今雲南府是也。

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匈奴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其俗土著。耕田。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多善馬。馬汗血。顏師古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其東北則烏孫行國。與匈奴同俗。治赤谷。去長安八千九百里。顏師古曰。烏孫于諸戎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彌猴者。皆其種也。東則于闐。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其河多玉石。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河源潛發蔥嶺。分為二水。其一水。西逕月氏諸國。南注雷翥海。胡三省曰。雷翥海。即西海。南連交州。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亦曰泑澤。水經注。泑澤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堅剛。故有鹽澤之稱。考今土魯番西南有澤名羅卜淖爾。周五百里。蔥嶺東北之水皆入焉。蓋即古鹽澤。舊志亦謂之洛普池也。鹽澤潛行地下。其

南則河源出焉。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考河源不見于經。言之者自漢張騫始。然所云于闐葱嶺兩源。杜佑歐陽忞等俱斥其非。山海經水經注所紀。又荒遠不經。唐劉元鼎明釋宗泐所言稍合。又各不同。惟元潘昂霄為都實撰河源志說最詳。本朝康熙間屢遣使臣考求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河實導源于西番之巴顏喀喇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他拉諸泉。滙為查靈鄂靈二海子。迴環曲屈。凡二千三百餘里。入河州界。為中國黃河。蓋河源更出火敦腦兒之西。視元都實所志更得其真矣。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澤以東。南接羌。隔漢道焉。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前使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音捐篤。元和志。雅州邛崍山。竹高節實。可為杖。康曰。即天竺也。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俗與月氏同。而修浮圖道。不殺伐。考身毒國。自後漢時號曰天竺。唐分為五天竺。又曰五印度。地最廣遠。今西藏去四川可數千里。其西南之阿里。有岡底斯

山。蓋即釋氏所云阿耨達山。爲近古天竺云。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注見前。發間使四道並出。出冄。出駹。出徙。出卭僰。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終莫得通。于是始通滇國。漢使至滇。滇王當羌謂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道。

庚申 二年。春。丞相公孫弘卒。以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

夫

蔡爲人在下中取充位天下事皆決于湯。

以霍去病爲票（徐廣曰票一作驃）騎將軍（品秩同大將軍）擊匈奴敗之

去病以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東南西河舊事焉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此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音朽儲）王（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涼州府漢初爲匈奴休屠王地）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今佛像是其遺法）益封二千戶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有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流沙（注見前）過小月氏（注見前）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

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謂選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謂遲留零落而不遇合也）由此去病益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是夏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廣殺匈奴數千人而漢軍死者亦過半故無賞騫及公孫敖皆以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秋匈奴渾邪王（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甘州府漢初爲匈奴渾邪王地）降置五屬國（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故曰屬國）以處其衆

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渾邪王休屠王居匈奴西方單于怒其數爲漢所殺虜欲召誅之渾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後悔渾邪遂殺之）幷其衆降漢詔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

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萬戶爲漯陰侯其裨王四人皆爲列侯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黯請閒曰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應劭曰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及鐵出關雖于京師市買其法一也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竊爲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皋蘭縣胡三省曰金城置于昭帝此言者史追書也河西黃河之西西並南山即南祁連注具前考是山自葱嶺而東亘西域諸國之南故名南山山東南一支包青海

繞黃河。東入岷州界。循渭而南。爲武功太白諸山。漢書西域傳云。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是也。至鹽澤空無匈奴矣。明年詔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休屠王太子日磾。音密低。沒入官。輸黃門。屬少府。養馬。久之上游宴見馬。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即日拜爲侍中。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賜日磾姓金氏。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秋。山東大水。徙其民于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振。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得匈奴河南地。築城郭。徙民居之。曰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

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費以億計

作昆明池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今涸三輔黃圖昆明池中有神池堯時治水嘗停舟于此上將伐昆明杜佑通典昆明在越嶲西南一名昆彌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漢書注臣瓚曰昆明國有滇池通典昆明以西洱河爲境亦曰昆彌川漢武像其形鑿池非滇池也西洱河卽古葉榆澤在今雲南大理府城東如人耳形亦曰洱海方三百里有三島四洲之勝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故吏弄法者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考漢書西南夷傳夜郎以西滇最大桐師以東北至葉榆爲嶲昆明是滇與昆明乃兩國臣瓚以滇池屬之昆明非是杜佑指西洱爲昆明之池蓋承漢書北至葉榆之文也

得神馬于渥洼音握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敦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鈔之所由昉蓋欲以捄盜鑄之弊耳不知錢且盜鑄幣又

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渥洼水。西域圖誌云。氐置水之支流也。氐置水即今黨河。在敦煌縣南。

帝方立樂府。顔師古曰樂府之名起此使司馬相如等造爲歌詩。以宦者李延年李夫人兄爲協律都尉。絃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爲歌。其詞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泄萬里。今安匹。龍爲友。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

壬戌

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

不可盜道乎

繢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時議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之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橢地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東郭咸陽東郭以地爲氏咸陽名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爲大農丞大農令有兩丞領鹽鐵事桑弘羊桑氏秦大夫子桑之後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悉秋毫禁民敢鑄鐵器煮鹽者釱徒計反左趾以鐵爲鉗著左足以代刖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爲名簿送之于官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及民有船車者皆算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

皆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至忘食焉。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卜式。數輸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冤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何欲。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先牧羊山中。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及爲郎。不願仕。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布衣屮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以爲緱氏令。民便之。未幾。擢爲齊相。

春。有星孛于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在漠北今喀爾喀地）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是年始置以冠將軍之號）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出定襄去病出代郡）李廣請行上以其老弗許良久許之（陰戒大將軍以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以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音異箕主爵都尉）爲右將軍曹襄（平陽侯）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併于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出東道臣願居前先死單于青以受上誡不聽廣遂行青度幕

驢父馬母而生騾騾非塞外所有以驢非塞外所有也今騾至塞外率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產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即此知史之多僞

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令武剛車兵車也有巾有蓋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俱在喀爾喀地城趙信所築故名燒其積粟而還廣與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期大將軍還過幕南乃遇之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七十餘戰今幸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者無老壯皆為流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匈奴諸左王將居東方）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山名在漠北）登臨瀚海（在蘇尼特之北喀爾喀之南其西接伊犁界）斬七萬級功多于大將軍青既皆還（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青不得益封）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帝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帝益愛重之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匈奴所都處為庭）漢渡河自朔方

以西至令居。（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往往通渠置田官。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先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者。乃不滿三萬匹。）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以義縱（河東人。）為右內史。王溫舒（陽陵人。）為中尉。

初。縱為南陽太守。按甯成家。破之。成坐免。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累足也。）後徙定襄。方至。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壹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為右內史。溫舒始為廣平（今直隸廣平府是。）都尉。盜賊不敢近廣平。遷守河內。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捕郡中豪猾。相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

至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得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聞之以爲能擢中尉溫舒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然縱廉其治效郅都時楊可方受告緡時下告緡令人有告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上以縱爲廢格沮事棄縱市溫舒少文居宅惛惛不辨至中尉則心開故善諂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後徙右內史復行中尉會發兵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之人告溫舒受吏錢及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溫舒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郎中令更名徐自爲曰悲夫

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婚家合一。故爲五也。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齊王閎之母。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于是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于是誅之。

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坐盜孝景園堧地也。

罷三銖錢重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
不可摩鋊。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于時民盜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
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
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
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
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
行李息曰。黯棄
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
戮矣。息終不敢言。
及湯敗。帝抵息罪。黯居淮陽。十歲而卒。

夏四月以莊青翟高祖功臣武彊侯莊不識孫嗣侯為太子少傅為丞相。

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夏四月廟立顏師古曰于廟中策命之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

三王同日立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閎立八年薨無子國除旦胥後俱以罪自殺事具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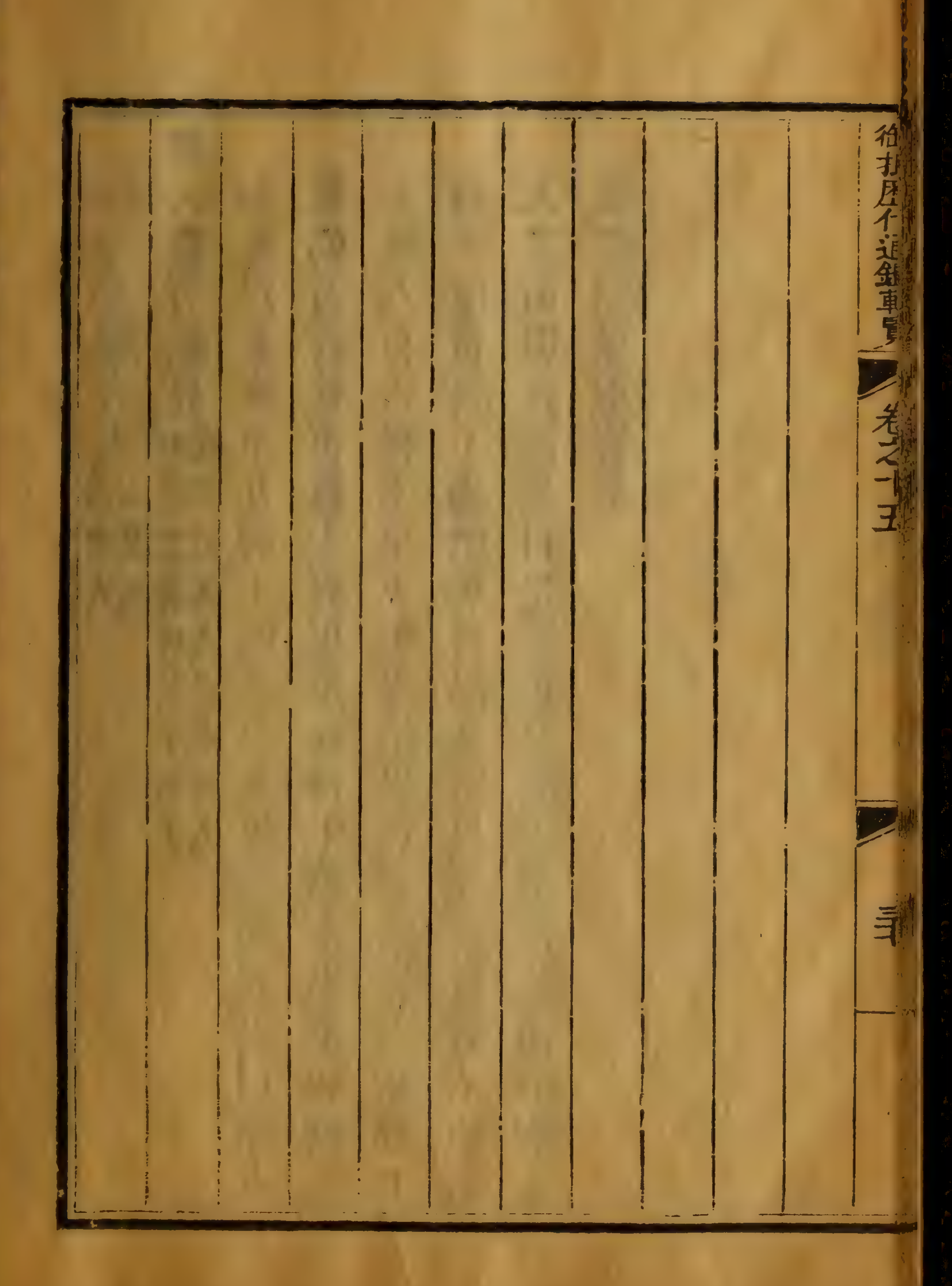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謚曰景桓。

帝甚悼之令為冢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霍仲孺。仲孺自平陽侯家歸絕不相聞去病既壯大始自知為仲孺子時仲孺已娶婦生子光字子孟。去病大為父買田宅奴婢將光西至長安任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帝置掌御

乘輿車。光祿大夫。郎中大夫更名。

殺大農令顏異。邾俠之後夷父字顏子孫因以爲氏。異濟南人。

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人有告異它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言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六

漢

世宗孝武皇帝

乙丑元鼎元年。應劭曰。以得寶鼎。故改元。通鑑考異。寶鼎得于四年六月。而改元則于是年。蓋亦如建元元光。後來追敘之耳。漢書因改元。遂于元年誤增得鼎一事。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其書法有得鼎得寶鼎之不同。似兩得鼎而並紀之者。且自元狩以後。皆以瑞紀元。何待追敘。今仍漢書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河東人。與湯有隙。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從師古曰讀曰蹤

迹安起湯心知謁居爲之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楊人為左內史)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與張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齊人)邊通(邊氏出周大夫邊伯)皆怨恨湯(三長史素貴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湯數行丞相事常陵折之故怨)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案捕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

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城內以香柏為梁故名作承露盤。在長安縣西北故建章宮內。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饑。

置均輸。大農令屬。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于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于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駰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有上林。鍾官。辯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眞工大姦乃盜為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治表是。今甘肅肅州高臺縣是。應劭曰。其水若酒。故名。武威。治姑臧。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是。郡。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王之號。名獵驕靡。本為匈奴臣。後兵稍

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烏孫招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多持節副使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注俱見前安息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身毒注見前于闐注見前考于闐國在蔥嶺之北今回部之和闐也有河出其南山即于闐河北流合葉爾羌之塔里母河河出蔥嶺即蔥嶺河又折而東滙于羅布淖爾即古所稱河源注于鹽澤者也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烏孫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後歲餘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

西域始通于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南北有大山。南山即南祁連。北山即北祁連。中央有河。即于闐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元和志。玉門故關。在龍勒縣西。爲西域門戶。龍勒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西。陽關。在今敦煌縣西南。元和志。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在葉爾羌西南。南北兩山。皆其分支。西河舊事。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明一統志。葱嶺高數千丈。番名塔兒塔石打班。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本樓蘭。後更名。治扜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旁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有前後王。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後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九十里。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與康居同俗。國臨

大澤無涯。乃北海云。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乃于渾邪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又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後使西域者益多。匈奴時遮擊之。乃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張掖敦煌二郡。張掖治觻得。今甘州府張掖縣是。敦煌治敦煌。注見上。孟康曰。觻音鹿。

丁卯 三年夏四月。雨雹。關東饑。

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

戊辰 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注見脽上。亦曰脽邱。在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北。 親祠之。始巡郡國。

先是上祠五畤。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

不答也。謂闕地祇之祀。不爲神所答應。其令有司議之。于是立后土祠
于汾陰脽上。顏師古曰。以形高起。如人尻脽。故名。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
畢。遂至滎陽。始巡幸郡國。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顏師古曰。子南。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曰周子南君。
上過洛陽。求周後。得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夏。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
方士欒大。膠東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同師。上方悔誅文成。樂成侯丁義。乃薦大。敢爲大言。
處之不疑。見上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羡門之屬。曰。
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
臣恐效文成。徒爲方士掩口。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
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

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于神人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衛太子姊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自竇太主將相以下皆獻遺之大見數月凡佩六印天士地士大通五利四將軍及侯帝又刻玉印授之曰天道將軍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捉持也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要斬大裝爲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遂誅之

六月得大鼎后土祠旁

汾陰巫錦錦巫名得大鼎于魏脽汾陰本魏地故曰魏脽后土營祠之兆域旁錦掊地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告吏河東太守以聞上以禮

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郊廟。羣臣皆賀。時羣臣皆言得周鼎。吾邱壽王。獨以爲非周鼎。上召而問之。壽王對曰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今天祚有德。而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于是作寶鼎之歌。是秋。齊人公孫卿。以漢得寶鼎與黃帝時等。漢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黃帝得寶鼎。是歲冬。己酉朔旦冬至。乃爲札書。因嬖人奏之。上召問卿。卿言。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當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卿又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于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後二年。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帝親往視。謂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帝信之。

以兒寬爲左內史。

寬為治。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胡三省注。闊謂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闊時不急徵收。與民相假貸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課下下日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言輸者如繈之相聯屬。不絕。課更以最。課上上日最。上由此愈奇寬。

己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上祠五畤于雍。遂踰隴。隴坻也。亦曰隴坂。在今甘肅秦州分水縣。三秦記。其坂九曲。上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注見前。北出蕭關。注亦見前。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既無亭候。又不徼循。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立泰一。注見前。及五帝祠壇于甘泉。十一月辛巳朔。冬至。親郊見。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皆揖。是爲泰畤。自是三歲天子一郊見。

南越相呂嘉弒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遣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等將兵討之。

先是。上遣使諭南越王入朝。建元時。南越太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樛氏女。生子興。後嬰齊嗣王。立樛氏爲后。興爲太子。嬰齊薨。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故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帝使少季往諭王及太后入朝。比內諸侯。南越王太后勸王及羣臣內屬。安國少季至越。復與太后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倚漢威。故數勸。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事在四年。至是。太后與

王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數諫不聽因稱病不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嘉遂與其大臣謀作亂未發會漢使韓千秋及樛樂（郎太后弟）將二千人入越境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嬰齊諡）長男越妻子建德為王韓千秋兵破數小邑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發兵守要害處上聞南越反下詔發樓船十萬師往討之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樓船將軍楊僕（宜陽人）出豫章（注見前）戈船將軍歸義越侯嚴出零陵（漢郡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是）下瀨將軍甲（甲與嚴皆越人歸漢者）下蒼梧（今廣西梧州府是時漢尚未置郡）

酎金已非善政以此除中興應詔攻粵者益可笑矣

越馳義侯遺。亦越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注見前。咸會番禺。

夏。四月。丁丑晦。日食。

秋。九月。嘗酎。嘗。秋祭。酎。直救反。三重釀酒也。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時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諸列侯以百數。亦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以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食邑平原。

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丞相。慶醇謹而已。

庚午 六年。冬。討平西羌。羌。後漢書西羌傳。羌出三苗。舜竄之三危。河關西南羌是也。先零羌羌無弋爰劍之後。留居湟中者。二十餘種。先零。罕。开。之屬皆是。零音憐。與匈奴通。合衆十餘萬共攻令居。注見前。安故。漢縣注見前。遂圍枹罕。漢縣故城在今蘭州府河州。詔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

平南越。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史記索隱。在始興郡西北。始興郡今廣東韶州府是。破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北江中。兩山對峙如門故名。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遣

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時帝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遂分南越地置南海。治番禺。今縣。廣州府治。蒼梧治廣信。今蒼梧縣。廣西梧州府治。鬱林治布山。今貴縣。屬廣西潯州府。合浦治徐聞。今海康縣。屬廣東雷州府。今徐聞縣。唐時析置。交趾治羸𨻻、音連受。九眞治胥浦。日南治朱吾。交趾下三郡。今為安南國地。珠崖茂陵書。治瞫都。地在今廣東瓊州府瓊山縣。儋耳元和志。治義倫。今瓊州府儋州。是考珠崖儋耳。元封元年始開。昭帝時省儋耳。元帝時罷珠崖。攷漢書地理志不載。凡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今貴州平越府平越縣。故且蘭侯邑。君反。殺使者。令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君。及卭君。筰君。遂平南夷為牂柯郡。治故且蘭。卽侯邑。夜郎侯入朝。上以為

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邛笮冉駹注俱見前。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治邛都。故城在今四川寧遠府西昌縣。筰為沉黎郡。治邛都。漢四年省。邛都。注見前。冉駹為汶山郡。治汶江。宣帝時省。汶江。今四川茂州。廣漢漢郡。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是。西白馬。地名。氐所居。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肅階州成縣是。

秋。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討之。

先是。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至揭陽。今縣。屬廣東潮州府。本漢置。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西。上有梅仙壇。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其將軍曰吞漢。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

責之。僕惶恐。願效死贖罪。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漢縣。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浮海。僕出武林。史記索隱。豫章北接番陽界。有武陽亭。亭東南地名武林。爲閩越之京道。今江西饒州府餘干縣東北。有武陵山。即古之武林。楊僕出師處。王温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山名。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下有溪。白沙。今浙江温州府樂清縣。有白沙嶺。上有關。爲水陸要衝。以擊東越。明年。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乃詔諸將。悉徙其民于江淮間。遂虛其地。

以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言。郡國民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鹽苦鐵惡。而價又貴。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踴貴。上不悅。未幾。以式不習文章。貶太子太傅。

辛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考是歲改元在四月。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在今歸化城西。勒兵而還。

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注俱見前。西河。漢郡。治富昌。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後漢移郡治離石。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是也。五原。漢郡。治九原。九原。注見前。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通典。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闕。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爲。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于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嘆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

相如封禪書虛詞濫說固無足議兒寬以經術見用亦從而附和之則所謂經生者何居

葬吾衣冠于東陵乎。橋山注見前。乃釋兵還甘泉。

帝自制封禪儀成。以兒寬爲御史大夫。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就。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旣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

春正月。帝東巡。祭中嶽。注見前。遂如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泰山東麓。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今稱爲宿巖山。復東北至碣石

注見前。而還

帝東幸緱氏。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偃師縣。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為奉邑。名曰崇高。行至泰山。山草木葉未生。令人上石。立之山巔。遂東巡海上。禮八神。前注見。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求蓬萊。公孫卿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漢縣。泰山郡治。宋改奉符。今曰泰安。為泰安府治。令侍中儒者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去病子。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山北為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

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

上還坐明堂。臣瓚曰。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則此所坐者。羣臣上壽頌功德。

詔改今年爲元封元年。大赦天下。上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歷北邊。至九原。五月。還甘泉。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斡音管。斡主之也。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

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塡讀曰鎭土星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德星即塡星也史記作旗星）明年帝祠五畤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瓠子之決踰二十年。始則蔽於田蚡而委之天事，既則惑於五利而俟之神仙，至此始親臨督塞。然梁楚之被害斯已久矣。

壬申　二年春。帝如東萊。漢郡。治掖。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上于是幸緱氏。遂至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掖縣東北。寰宇記。夾萬歲水。兩岸皆沙。舊有祠。過祠泰山。還過瓠子。瓠子河決。已二十餘年不塞。上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樹竹以塞決口。令密而以土塡之。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上初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既塞。乃築宮。道河北行二渠。注見前。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灾。

夏帝還長安。

越人勇之越人名。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百六十歲乃命立越祠亦祀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執鷄以禱所占殺之拔其骨視骨上之孔以驗吉凶。公孫卿復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觀在故長安城中應劭曰蜚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甘泉作通天臺三輔黃圖臺高百餘丈若與天通。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更置甘泉前殿夏有芝生殿房內中。芝九莖連葉。內中後庭之室也。詔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朝鮮注見前。襲殺遼東注見前。都尉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

朝鮮在戰國時故屬燕秦爲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

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今日大通江）為界屬燕國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結蠻服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役屬諸夷及燕齊亡在者（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王之都王險（即平壤城箕子故都今朝鮮國為平壤府）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即辰韓韓有三種曰馬韓辰韓弁韓）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責讓也）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浿水刺殺送者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之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

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旱

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音干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謂天旱之意欲新封之土乾燥乎

秋作明堂于汶上汶水之上也水經注北汶水東南流逕明堂下今泰安府南有泮河即北汶水東南流入大汶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史記索隱公玉姓帶名也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帶其後也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治滇池今雲南府是

初上使王然于諭滇王入朝滇王衆數萬人其旁東北

勞深靡莫（括地志勞深即勞浸在蜀南靡莫即靡非在姚州北）同姓相仗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于是上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乃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及滇受王印最寵焉。）

以杜周（南陽杜衍人）爲廷尉。

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讀作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或讓周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癸酉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徐廣曰。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考通鑑。姑師。作車師。蓋以一國兩名。故互書也。綱目以姑師爲樓蘭王名。未知何據。今依漢書。

上必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又數爲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以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破奴。恢。俱封侯。破奴浞野侯。恢浩侯。于是酒泉亭障至玉門矣。

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治朝鮮。即平壤城。臨屯。茂陵書。治東暆。昭帝時廢。今朝鮮國城。元菟。治高句驪。故城在朝鮮咸興府東北。眞番。茂陵書。治霅縣。亦昭

帝時廢。今朝鮮國郡。
城西。有眞番城。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擊朝鮮浿水西軍。亦未能破。上以兩將未有利。乃使衞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頓首請降。遣太子入謝。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山與彘疑其爲變。諭令人毋持兵。太子疑。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上乃誅山。已彘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勁悍。乘勝多驕。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僕常持和節。而彘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于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以故彘與僕不相得。上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

爲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尼谿相參（參尼谿朝鮮地參相之名也）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朝鮮平以其地爲四郡彘徵棄市僕贖爲庶人

甲戌 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渡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爲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爲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爲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

上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乙亥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于明堂。配以高祖。

上南巡狩。自江陵而東。至于盛唐。韋昭曰。在南郡。寰宇記盛唐漢縣。屬廬江郡。其西有盛唐山。考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無盛唐。其盛唐縣。唐置。非漢縣也。且自江陵而東。則南郡之說爲是。乃望祀虞帝于九疑。注見前。登灊。漢縣。故城在江南六安州霍山縣。天柱山。即霍山。在霍山縣北。爾雅謂之南嶽。今亦曰灊嶽。自尋陽漢縣。在江北。今湖北黃梅縣界。晉尋陽郡。在江南。今江西九江府是也。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漢縣。故城在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今爲鎮。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瑯邪。注見前。並海。所過。禮祀其名山大川。還至泰山。增封。始祀上帝于明堂。以高祖配。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受郡國

上計簿也。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

郊泰畤。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謚曰烈。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蘇建常責青以招選賢者。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初置刺史。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幽并二州。舜分冀州置。兗徐青揚荊豫益。禹貢梁州。涼。禹貢雍州西地。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漢舊儀。刺史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

詔舉茂材異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丙子六年。春。遣郭昌將兵擊昆明。注見前。

上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于是赦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乃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陬烏孫官號。名軍須靡。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乃欲與烏孫共滅匈奴。詔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乃以昆彌昆莫本名獵驕靡。故號取昆莫驕靡合而一之。為王號云。是時漢使西踰蔥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于漢。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抵。出奇戲。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大宛左右多

蒲萄可以爲酒。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離宮別館旁。極望焉。　大鳥卵條支國大雀。其卵如甕。犛軒。西域國名。眩人。即幻人。顏師古曰。今吞刀吐火之類是也。角抵。奇戲。文穎曰。雜技樂也。巴渝戲魚龍曼衍之屬。

丁丑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故改年爲太初。案是年五月改元。故歲首尚仍秦正。至次年始用建寅之月云。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勃海。望祀蓬萊。幾冀義同。至殊廷仙人廷也。焉。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三輔黃圖。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

柏梁既災。上還受計甘泉。公孫卿言。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乃治明庭。明庭。甘泉

也。上于是令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乃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壺氏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爲氏。太史令太史。史官之長。令。漢所置。司馬遷太史談子。生于龍門。字子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禮記疏。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改正朔也。周夜半。商雞鳴。夏平旦。易朔也。兒寬議。以爲宜用夏正。斗杓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卿等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願纂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于是鄧平及洛下閎等。都分天部。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與鄧平所治同。詔遂用鄧平歷。　王應麟曰。漢太初歷元。起丁丑。以日月五緯復得

以求馬故惡少佐軍名不正已甚矣及至士卒飢罷引還乃遮之玉門外不聞有濟軍需思改絃之政徒聽貳師留敦煌是何籌策乎然武帝雄才大畧決不如此史傳必有所闕

上元本星度。故命日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蓋土色。漢據土德。故尚黃。數用五。土數五。故用五。定官名。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協音律。更是年爲太初元年。劉氏友益曰。始用夏正。故特書造。自是無能改者矣。蓋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

秋。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大宛國城名。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椎破也。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于是上大怒。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故以爲號。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

數萬人往伐宛。貳師西行。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爲所殺傷甚衆。貳師引兵還至敦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關東蝗大起。西飛至敦煌。

戊寅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爲丞相。封爲繹侯

時朝廷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初。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名烏斯廬立。年少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北。以應之。既而猶以爲遠。乃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

萬騎。期至浚稽山。在漠北。胡三省注。匈奴有東西浚稽。考浚稽山去漢朔方北二千餘里。當

在今喀爾喀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所謂龍

勒水。在東浚稽山南。余吾水。在山之北者。是也。既至。左

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

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于匈奴。明年。兒單于死。呴犁

湖單于立。漢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

障列亭。遠者千里。其秋。匈奴大入。盡毀壞之。

己卯

三年。春。睢陽功臣表作睢陵。侯張昌張敖曾孫。廣之子。有罪。國除。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高后時。差第位次。藏之宗廟。副在

有司。逮文景後。列侯子孫。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

坐為太常乏祠。祠事有闕也。國除。見侯纔四人而已。

七科徵發中如有罪亡命雖不失自贖之義然皆未練之卒也至贅壻賈人市籍皆無罪者不幾驅市人而戰耶欲以[illegible]致定功難矣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出善馬以降

時議者皆願罷宛兵以趙破奴敗沒匈奴上以爲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乃案案其罪行罰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大發兵出敦煌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凡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益發天下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適與謫同戍也及載糒給貳師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于是貳師復行以兵多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大敗之漢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貳師決其水原移之宛大困宛貴人相與謀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

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故與漢善者為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楚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後以為氏桀隴西上邽人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追斬之明年師還上以得宛善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辭曰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天馬徠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封廣利為海西侯將士皆論功封賞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貳師還時匈奴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詣闕對簿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因使候伺匈奴自是不親信樓蘭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輪臺西域地名在車

師西北渠犂城在輪臺東地相接。

辛巳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故依以為年號。

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杜陵人蘇建子。字子卿。使匈奴。

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匈奴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齊襄公滅紀復哀公之讎見公羊傳。春秋大之會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于是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昆邪王姊

子。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趙破奴沒胡中。與長水虞常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虞常蓋亦先沒于匈奴者。等謀殺漢降人衛律。律父故長水胡人。律善李延年。延年薦律。使于匈奴。聞延年家收。遂亡降于匈奴。單于愛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爲丁靈匈奴屬國。在康居北。今爲俄羅斯地。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虞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虞常在漢。素與張勝相知。私候勝。請爲伏弩射殺衛律。勝許之。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胡官之號。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蘇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凜然不少挫固足以風世勵俗然史家謬以齧雪餐旃詫爲異事夫雪或可齧旃決無可食之理卽偶一食之斷不能數日藉以不死是說殊失於誣卽野鼠草實亦祗可苟延旦夕十九年之久何以當之則所稱義不食匈奴

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律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于蠻夷何以汝爲見言何用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遂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

之粟亦飾辭耳且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之玷蓋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以目奇節君未之信

落。

雨白氂。與氂通。師古曰。毛之彊曲者也。

夏大旱。赦。

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字少卿。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

李陵恥爲貳師屬役以致于敗乃甘心叛降所謂小

犢僨轅破犁也司馬遷以
爲欲得當報漢其誣欺乎
以是罪遷不爲過當然遷
恨武帝深矣其爲史于武
帝尚得有美事乎

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于西河。注見前。詔陵以九月發。陵于是出居延。漢縣。注見前。至浚稽山。注見前。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斬首三千餘級。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軍中縱火以自

救。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漢路博德所築。在今肅州北邊外。相待。虜騎數千追之。校尉成安侯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人。

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遣繡衣直指使者。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發兵擊東方盜賊。

時郡國二千石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羣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韋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

盜傷人者也縱一盜不知其害幾何人而況萬餘盜乎如是而謂有陰德史家之顛倒是非可知矣元皇后之出其家亦偶然耳然馴致移漢祚則賀殆罪之魁耳何慕之有

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王賀字翁孺。元成人。元皇后之父。

癸未　三年春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

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元玉。方士之候神入求蓬萊者。終無有驗。上益厭怠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

夏大旱。赦。

甲申　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適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貳師

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在浚稽山北。）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遊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于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夏。四月。立子髆為昌邑王。（治昌邑。注見前。）

髆李夫人子也。立十一年。薨。子賀嗣。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乙酉 太始元年。應劭曰。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注見前。

丙戌 二年。春三月。制金。班諸侯王。

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獲白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褭。奴了反。蹏。要褭。駿馬名。褭蹏。馬蹏也。師古曰。舊金以斤兩爲名。今欲表祥瑞。故普改爲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秋。穿白渠。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有大白。中白。南白。三渠。

趙中大夫白公。史失其名。奏穿渠。引涇水。注見前。首起谷口。在涇陽縣西北。師古曰。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爲縣。今呼冶谷。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爲寒門。尾入櫟陽。注見前。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

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成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鄭國渠注見前今白渠自仲山龍洞而東北曰北白中曰中白南曰下白凡灌涇陽醴泉三原高陵四縣田七千餘頃

丁亥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

上行幸東海獲赤雁作赤雁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注並見前浮大海而還

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封倢伃倢伃位昭儀下視上卿比列侯居鈎弋宮以倢伃手反屈如鈎故名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以江充邯鄲人。為水衡都尉。

充初為趙王趙敬肅王彭祖。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于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十萬。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謂素不曾教勅左右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戊子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修封禪。夏五月。還宮。赦。

巫蠱之起實因信方士求神仙有以啟之妖由人興不可不求其本也

上幸不其。漢縣。以不其山名。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祠神人于交門宮。晉灼曰。琅邪有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冬。十月。甲寅晦。日食。

己丑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一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是爲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後宮及大臣被誅者甚衆。

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以劉屈氂中山

充雖大姦宜能謀間骨肉持餂覘易儲之萌是以乘機竊發耳物先腐而蟲生信哉

靖王子爲左丞相封澎侯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陝州閿鄉縣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立太子甚愛之及長嫌其才能不類已皇后太子

常不自安。上覺。使大將軍青曉之。上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可以此意喻之。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讞從輕也。如淳曰。奏用法大臣多不悅。衛青既卒。臣下無復外家爲據。言諸臣以太子已無外家。可爲馮依。競欲搆太子。會巫蠱事起。上心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上以江充爲使者治其獄。自京師三輔及郡國坐死者數萬人。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上又使蘇文等助充。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弟勿爲過。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已而融被誅。文搆太子益甚。充遂至太

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牀處。云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當奏聞。太子懼。召問少傅石德。(石慶子。)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公孫賀。)父子。兩公主。(諸邑。陽石。)及衛氏。(長平侯伉。)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不聽。將如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遂從德計。乃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天子內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

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于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敺肆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長安城東南門。亦曰杜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

太子而反天下大變也子盜父兵殺讒者尚可合戰五日何爲者而壺關三老上書辨其冤所謂亂民之尤彼必陰有以窺武帝將悔之意覬太子之復位居首功耳人情險巇可可畏哉

壺關（今縣。屬山西潞安府。本漢置。）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于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書奏。上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

里。一名全鳩澗。在閿鄉縣西南。主人家貧。賣屨以給太子。八月。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故終及于敗。

八月。地震。

辛卯 三年。春。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匈奴。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等將兵擊之。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夏。六月。丞相屈氂棄市。李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



氂許諾。貳師出塞。破匈奴兵于夫羊句山。在漢北。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在今喀爾喀地。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在范夫人城北。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還至燕然山。今喀爾喀有杭愛山。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餘里。蓋即古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當用貳師以祠。貳師且死。罵曰。我死必滅匈奴。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

秋。以田千秋本齊諸田。徙長陵。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千秋亦三老之見至謬稱白頭翁荒誕甚矣此武帝之信邪有以致之遂以爲丞相不更可笑乎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高廟衛寢之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上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我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即中渭橋。在橫門外。）上。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壬辰 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注見前。）

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是歲。雍縣（注見前。）無雲而雷者三。聲聞四

百里。隕石二。黑如鷖。

三月。帝耕于鉅定。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北。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夏。六月。還宮。

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于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前注見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

代田分甽歲易其處以用力少得穀多也然此用之土曠人稀時尚可否則以二甽之地代種即使一甽有二甽之獲地與穀僅足相當又何便巧之有

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一畝秦制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甽。溝廣深各尺曰甽。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胡三省曰即周禮一易再易之類。每耨輒附根。每耨草輒以土附著苗根。根深能讀曰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秋。八月辛酉晦。日食。

癸巳 後元元年。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江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宮一名林光何羅與通矯制夜出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殺鉤弋夫人趙氏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

武帝雖鑒呂雉之禍而爲此然非有人心者所忍聞彼呂雉之禍亦高祖有以致之耳不忠善處預防欲以陰蓄爲弭患之計謬矣

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在今西安府盩厔縣東南。西京雜記。宮有五柞樹蔭覆數畝。故名。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上官桀以揣給爲過耳武帝遂信之至于託孤宜其後日不終所事也然霍光金日磾豈非武帝特識之人乎故武帝所爲有大過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主。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爲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內牀下。

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爲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爲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能見幸。爲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已。由是親近。

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

八者亦有大不可解者

太子弗陵即位。

時帝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葬茂陵。

史臣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秋。七月。追尊鉤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燕王請入宿衛不臣之跡已著至進兵搆釁宜當伏管蔡之誅乃由赦弗治是霍光有公旦之誠歟而無公旦之才識矣

孝昭皇帝

乙未始元元年春二月帝耕于弄田。鉤盾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謂宴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

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初武帝時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帝怒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及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結

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注見前且招徠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遂擢不疑爲京兆尹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九月車騎將軍秺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侯金日磾卒謚曰敬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爲秺侯日磾

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丙申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師古曰。取鄕聚之名。非縣也。侯。左將軍桀爲安陽桀食邑蕩陰。侯。皆以遺詔前捕反者功與金日磾同封。至是始受。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以宗室劉辟彊字少卿。楚元王交之孫。劉長樂。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

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時辟彊已八十餘。徙宗正。數月卒。

秋。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懷任也。墮殰。胎落散也。罷讀作疲。）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爲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諸王。每歲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始衰。

丁酉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漢郡注見前。

遣使者祠其處。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為皇后。赦。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六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不聽。帝姊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倢伃。遂立為后。以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詐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伊川程子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于古人矣。

庚子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

諫議大夫杜延年 字幼公。杜周少子。 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 武帝時榷酒酤。 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于是鹽鐵之議起焉。是年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會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 本秦官。漢因之。掌蠻夷降者。

武發等之歸蓋匈奴以傳
使老而無用聊爲和親之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恐漢兵襲之。于是與

計耳使上林雁帛云云果足動聽則索及叛降之陵律匈奴亦將與之乎

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先是漢求武等單于詭言武死漢使復至常惠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為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大驚謝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乎曹柯之盟宿昔所不忘也今復何顧哉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乃起舞作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

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官屬隨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等拜中郎老者歸家賜錢十萬。



